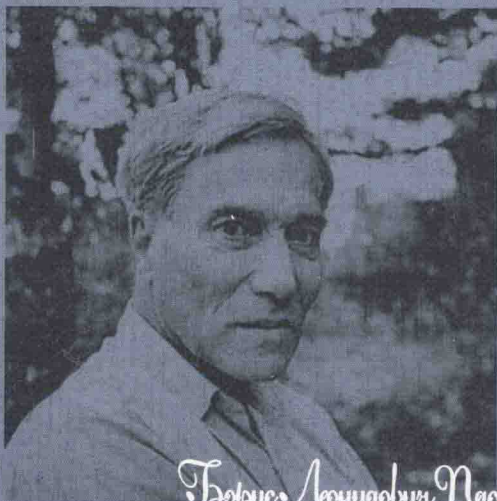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最后的夏天

〔苏联〕帕斯捷尔纳克 著
王连琦 译



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

Прошлым летом
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

最后的夏天

[苏联] 帕斯捷尔纳克 著
王连琦 译

Прошлым летом
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夏天 / (苏) 帕斯捷尔纳克著; 王连琦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ISBN 978-7-5399-7484-2

I. ①最… II. ①帕… ②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苏联②短篇小说—小说集—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4818 号

书 名 最后的夏天

著 者 (苏) 帕斯捷尔纳克

译 者 王连琦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484-2

定 价 33.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最后的夏天	001
珍尼亚的少年时代	067
空中通道	133
阿佩莱斯线条	148
安全保护证	173

最后的夏天

那个夏天，
生命看上去仍旧关注个体；
那个夏天，爱比恨更容易、更自然。

一九一六年初，萨拉日前往索利卡姆斯克去投奔他的姐姐娜塔莎。在过去的十年里，关于这个故事的零星碎片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早几年的时候，也就是革命爆发那会，这个故事中的一部分内容终于找到了印刷出版的机会。

读者们最好忘掉早期的那些版本，不然，角色的最终命运会让你倍感困惑的。我已经换掉了其中一些角色的名字。这些年来，他们的命运如同树下的积雪一样被隐藏着，现在，我终于发现了这些命运的归宿。我晚些时候写的诗体小说《重生》中的观点和这篇散文中提到的观点并没有太大不同，二者都取材于同样的生活体验。

准确地说，萨拉日前往的地方，并不是索利卡姆斯克，而是奥斯列。在奥斯列，白色的高大建筑群在河的对岸发着光。从来到这的第一天起，人们就可以很容易地从工厂的滨岸上、从医生新漆的公寓的厨房里抓住这个城市的命脉。这命脉包括这座城市的缘起、归宿和大意。大教堂和政府办公大楼里，那些商用的石屋已经随着军火的爆炸而令人满意地消失了。大量的粉末闪耀着，摩挲着。当这些

粉末渐渐减少，当眼前的景象终于变成一个个整齐的方块，河对岸的那些大场面，那些可怕、怪异的伊万手工艺品，那些闪烁着的、像新涂了油漆一样的医生家的窗户，就都被搅和起来了。成袋的米色浮渣在木框子上展开，像是在纪念河对岸那不太友好的远景。是的，它本该如此。住宅小区里，那些没被完全爆裂的栅栏看上去毫无用处。

在灌木丛里，仿佛是为了帮助一群乌鸦，解冻以局部开裂的方式开始了。雪下那黑色的水坑似乎是由这荒僻的声音孵化出来的。在威洛蒂，机车转轨的哨声与孩子们嬉戏的叫声交替着。短柄小斧子砍向近处的建筑上的植物，发出沉闷的声响。这声响使得那些听流行管风琴的人也不由得分了心。这一切就像地处偏远的工厂突然移动位置一样富有吸引力。想像五个冒烟的帽子同时出现会是什么样的景象。比起它们发出的声音，这可能更容易想像吧。马在嘶叫，狗在狂吠。一群小公鸡突然被冲乱了，它们刺耳地尖叫着，抖动着，活像停在喉咙上的小甜点。柳树林被看上去让人感到昏昏欲睡的胡须裹着。由于雪在飘动，柳树林就像竖起来了一样，它看上去好像还有点愤怒。远处是某条河的支流，上面传来了发电机的轰鸣声。这断断续续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中气不足，像喝醉了酒的人发出来的声音，听起来叫人不由得想发怒。在它们中间，用来形容冬天平原景象的那些孱弱又表意不清的句子卷曲着，忧郁着，放肆着。乌拉尔山边上的小山丘已经按着当地的习俗（也可能就是邻近的村子里的习俗）被周边的某个平原藏匿起来了。

萨拉日在门口撞上了她的姐姐娜塔莎。当时，她正离开房间去屋子里做点什么事。她的身后站着一个人裹着皮草外套、长着翘鼻子的女孩。见到萨拉日，娜塔莎把购物袋扔到窗台下，立刻就跑过来和她的兄弟寒暄、拥抱。此时，那个女孩一把抓过萨拉日的小提箱，踩着看上去宽松到晃荡的靴子，像一阵风一样走到公寓里面。她的身子完全倾斜着，就像一个被吊着的、正在转动着的大圈环。她竟然没

有撞上饭厅里的桌子！在被一连串的问题狂轰滥炸后，萨拉日的姐姐终于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长高了，也变得更加瘦削了。很快，萨拉日开始笨拙地用喀山肥皂洗去那些脏兮兮的痕迹，这些痕迹都是由刚刚过去的、无眠的四十八个小时带来的。然后，他刮了胡子。他的姐夫卡利亚津工作去了。娜塔莎从卧室里拿出卡利亚津的剃须刀，当然也包括剃须刀的所有配件。这些东西让萨拉日有些泄气。明亮的饭厅里散发出带着善意的香肠味。长着十三个枝丫的棕榈树像攥着拳头一样，气势汹汹地压在钢琴的黑漆上。在它的重压下，拧紧的黄铜烛台所发出的光芒就像受到了惊吓一般。娜塔莎说：“我们从巴夏^①的前任那儿继承了这一切。家具和公寓都是一体的。”她的话跌落到牛奶色的油布上，无可争议地吸引着萨拉日的眼球。娜塔莎犹豫了一下，补充说：“我特别想听听你对孩子们的看法。以前，你只在照片上见过他们。”

孩子们去散步了，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萨拉日静下心来喝茶，顺从地对娜塔莎。他开始向她讲起他们的母亲那完全令人意外的离世。这是一件令他感到多么震惊的事啊。那个夏天，她徘徊在鬼门关外。时至今日，她的死仍旧令萨拉日感到无比恐惧，即使萨拉日当时已经多次去探望她了。

“当然，那是在你考试之前。他们都写信告诉我了。”娜塔莎插话说。

“啊，是的。”他接着话头说道。他几乎被呛了一下。“是的，我去参加考试了。为了能让自己统统过关，我当时费了很大劲。但是现在，大学里的那些时光已经被彻底地抹掉了，我的脑子就像被一块抹布擦过了一样。”

萨拉日揉着发黏的果肉，继续用小口抿着玻璃杯。他主动告诉

① 高级官员的尊称，置于姓名后。

了娜塔莎一些事情。他告诉她，在她去莫斯科后的那个春天，他是怎样准备考试的，继而他又是如何不得不因为母亲的病情而放下了所有的事情的。那时候，他曾计划去彼得堡旅行，他还打算做点其它的事。他再次把一长串的清单重温了一遍。而在这之后，也就是在冬季学期开始之前的那一个月里，他又不得不把心思全放在工作上。从儿童时代起，他就不时地被别的事情分心，这是他的根深蒂固的一个习惯，对他来说，这也是所有困难中最难克服的部分。当他说“一鸟在手强过十鸟在林”时，他隐隐约约感到了不快。这是他们的父亲在世时常说的一句格言，他的姐姐显然无法完全参透它。她显然也无法理解父亲留在家族中的、那绵延不绝的暗示，而这种暗示对萨拉日来说却具有特殊的意义。

“那，后来又怎么了？”娜塔莎问，她急忙掩饰自己的无知。

“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每天，每天，我要做的就是跟上生活的脚步。就这样。”他试图让她相信，没有什么快乐能让生活中的角逐变得均衡起来。他曾经十分偶然地将这种角逐定义为“一刻不停地兴高采烈”。对萨拉日来说，只有某种智力游戏才能帮他控制住这种与生俱来的诱惑，比如说音乐，从那时起被放弃的音乐。为了防止姐姐突然打断他，萨拉日快速转换了话题。在这中间，他甚至没有用任何过渡性的语句。他告诉她，因为发生了战争，莫斯科正在经历因为建筑物激增而带来的炙热。起先，一些停下的工程又重新开工了。而现在，很多工程又停了下来，那些房子根本就不可能完工。

“为什么？”她提出了异议，“你就没感受到一点希望吗？比如说，战争有可能会结束？”

萨拉日保持沉默，他在设想另外的景象。这里就跟其它地方一样，比起那些无法想像的和平景象，战争则是他们更频繁地谈论的话题，而且，卡利亚津一谈起这个话题就会变得滔滔不绝。

突然，娜塔莎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个她不想看到的现象：萨拉日已

能越来越娴熟地、越来越成功地避开她的好奇心了。娜塔莎意识到，萨拉日已经疲惫不堪了，她建议萨拉日更衣睡觉去。就在这时，一阵铃声软弱无力地响了起来，可能是孩子们回来了。萨拉日本想跟在姐姐身后，可是娜塔莎却挥挥手向他低语了些什么，随后，娜塔莎便消失在卧室里了。萨拉日走到窗户旁边，他把手背在背上，盯着空地发呆。

在高度心不在焉的状态下，萨拉日完全没觉察到隔壁房间里正在释放的愤怒。娜塔莎用尽最后一盎司力量抓住电话听筒，她连珠炮似的将一大堆客气话抛到他兄弟凝视着的那一片空气中。在无尽的栅栏所延伸到的村子的尽头，一个男人正迈着谨慎、沉重的步子向这里走来。他之所以如此令人瞩目，是因为在他行走的那条小路上，除了他根本就没有别的人，那里甚至连个鬼影都没有。萨拉日机械地看着他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他看到村里长满树的那些地方，来时他曾经过那片树林。然后，他又看到了车站，看到了条凳支撑的板子上的那些临时凑合的自助餐。他看到高过信号机的小山，还看到在积雪成堆的小山丘上，乘客们或闲逛，或狂跑，或挤来挤去。积雪成堆的小山丘也分开了寒冷的火车车厢和自助餐中那些热气腾腾的馅饼。

卧室里正在发生着变化。电话那头狂吼的尖叫声停止了，娜塔莎仿佛解脱了一般，咳嗽了一下。她询问她的衬衫要过多久才能好，并告诉对方应该怎样缝它。

“你猜到他是谁了吗？”她走进来，接过萨拉日那盘查的目光说道，“他是列莫赫，他在这里的工厂里做生意，整个晚上他都会和我们在一起。”

“列莫赫？你一直在对谁大吼大叫？”萨拉日用一种低沉的声音打断她，“你或许提醒了我。一个人在漫不经心地闲谈，一个人独自呆在房间里，而另一个人则在另一个房间里工作！想到这些就让人

难过，你应该告诉我你叫裁缝过来了。”

起先，这样的误解造成了一些不和谐，但很快大家就释然了。结果就是，没有其他人再待在卧室里。那位坐在村庄另一端更为偏远的办公室里的接线员切断了电话，娜塔莎结束了与她的交流。

“一个可爱的女孩。”娜塔莎补充说，“她也是个裁缝。她说她今晚来，但也不一定，她来这里前还要去拜访另一个地方。”

“你知道吗，”萨拉日突然宣布道，“我想我真的该去休息了。”

“很好。”他的姐姐很痛快地同意了。她把他带进一个房间。在得知萨拉日要来的那一天，这个房间就被准备好了。“他们能放你出来，我很惊讶。”在去房间的路上她评论道。娜塔莎瞥了一眼萨拉日，接着说道：“你一点都不跛。”

“是的。专家委员会一致认为我身上没留下任何后遗症。你在做什么？”他大叫道。萨拉日发现，她的姐姐正在扯下床罩，准备铺上床单。“放在那里吧，我自己会弄的，这些事情没必要由你来帮我做。”

“好吧，随你。”娜塔莎让步了。娜塔莎像家庭主妇一样在屋子里瞥了一圈。然后，她站在门槛上说：“睡个好觉。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弄出一丁点动静的。万一你睡过了，我们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稍后会有人给你热饭的。不过，你要是忘了列莫赫，那可就真的不能原谅了。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而且，他在恰当的时候也非常热情地问候过你了。”

“那么，你觉得我该做些什么呢？”萨拉日问道。“我从未见过他，如今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大名。”

萨拉日还处在自己的思绪中，姐姐则用一种温和而略带责备的方式关上了门。

萨拉日脱下吊裤带坐在床上。他解开了他的靴子带。

把萨拉日带来的那列火车也给韦勒帝克带来了一位水手。在离开诺维克号鱼雷艇后，他就上了岸。他的名字叫法蒂巴乔夫，他带着他的小衣箱从车站直接奔向办公室。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他还亲了在办公室工作的某个雇员的亲戚。然后，他大踏步地走向机械厂。他的脚步碾碎了路上的冰，溅起不小的水花。他的到来在机械厂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不过，在周围拥挤的人群中，他并没有发现他要找的那个人。很快他便得知，奥瑞珍涅夫已经到一个新建成的工场工作了。于是，他便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援军的那个营地进发了。不久，他就位于窄轨铁路分叉处的储藏所后面发现了第二援军的营地。火车的轨道顺着陡峭的斜坡的小卷边令人厌恶地爬行着，它看上去明显缺乏保护自己的 ability，这让人不由得感到担心。森林的边缘，一个装备了来复枪的哨兵走来走去。法蒂巴乔夫放弃了公路，他直奔田间。他小步疾跑，翻过一个又一个的小土丘，最后消失在由于夏天到来而变得腐臭的水沟间。

他爬上高地，木质的兵营就矗立在那里。兵营里不时吐出一口口水蒸气，这是将它们与一般棚子分别开来的唯一特点。水蒸气出现在这片由静寂统领的地方，就像空旷的大地上出现了一团雪球。

“奥瑞珍涅夫！”法蒂巴乔夫跑上台阶。他用他的手掌猛砸着门柱。这时，休假的水手又开始哼哼起来。“奥瑞珍涅夫！”他继续着先前的动作，并逐渐进入到建筑物的里面。在那里，几个农民正拽着一个大口袋从一边走到另一边。一个马达勃然大怒般地咆哮着，让人感到十分不安。马达的飞轮本该闪电般地运转着，但是现在，它却不动了。由于罩了一个宽松的罩子，马达没有暴露在露天里。马达的旁边有一块天气预告板，除此之外，屋里便别无它物了。马达的下面，连杆的杠杆正环绕着活塞疯狂地转动着。杠杆扭曲着没入地板，就像蹲着的人猛拉回他那扭伤的脚一样痛苦，整个建筑物似乎都因为它而散发出让人感到恐惧的气息。

“你这是榨的什么果汁？”新来者用欢迎跛脚懒汉的口气问他。跛脚懒汉拖着萎缩的腿一瘸一拐地走向前。

“叶廖姆卡！”他被苦涩的、如同一大块碎片一样的咳嗽击中了。而此时，那位类型化的人物刚好可以还击。“氯仿！”奥瑞珍涅夫发出一种被酒精浸透后特有的沙哑声音，这样的声音暗示出他患了结核病。随后，一场新的发作再次带来了一阵短促而尖利的咳嗽声。咳嗽过后，奥瑞珍涅夫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

“沥青搅拌机，那就是你！”水手热情地叫着。他在等他朋友的这阵咳嗽发作过去。

但咳嗽并没有结束。和其他人分开后，两个鞑靼人迅速地爬上了一个墙梯，他们开始从上面把石灰倒进搅拌机里。这带来了一阵令人难以忍受的嘈杂声，一时间，屋里充满了白色的石灰粉和四处飞扬的灰尘。在这团云雾里，法蒂巴乔夫开始大喊大叫，他抱怨办事的人吞噬了他有限的时间，而他的日子似乎已经少得能数过来了。与此同时，他开始不停地催促他的朋友在他离开后去打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蒂巴乔夫已经在身体力行他的这一建议了。从下火车的那一刻起，他就在穿越开阔的空地了。

随后，法蒂巴乔夫把时间花在了嘲笑学徒这件事上。那些学徒正等着工厂开始开启和战争有关的工作，这样，他们就会被人们想起来了。时间慢慢流逝，法蒂巴乔夫终于准备离开了。他提到了一件事。就在不久前，准确地说，是在圣诞节前，法蒂巴乔夫在一个德国人的雷区被雷炸到了，当时，他正扬帆要驶出芬兰湾。不过，法蒂巴乔夫的这些话以及他提到的那些人，其实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因为当时他在诺维克号上。诺维克号是舰队里的另一艘鱼雷艇，他的工作就是训练这艘鱼雷艇的喷射装置。

黄昏降临了。霜冻在空气里弥漫着，水汽也被人们带到了厨房

里。孩子们刚进来就被“嘘”声赶走了。娜塔莎不时偷偷地靠在门上听一下屋里的动静。其实，萨拉日并没有睡着，他只是假装睡着罢了。外面，暮色笼罩，屋子正渐渐走进夜晚。地板和提桶发出充满质感的奴隶之歌。萨拉日想，当所有这些动静都停下后，眼前这一切会以怎样的方式消失在渐渐暗下去的光线中呢。他感到自己以前好像来过这里。他认为自己已经休息好了，他觉得自己的精力已经充沛到可以和任何人讨价还价了。照明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弄好了，它那神奇的感觉已经能被人们初步体会到了。它翻腾着，从一个地方扩展到另一个地方，发出低沉的声响。它存在于孩子们那些“舅舅在哪里”以及“他准备什么时候离开”的询问声中，它存在于无辜被责骂的小猫玛什卡那冷峻的目光中，它存在于一大堆充满着母爱的劝告声中。它在热汤产生的水蒸气的周围横冲直撞，在围裙和盘子间轻拍着它的翅膀。由于没遭到任何反抗和阻挠，这种感受既没有被神经质的双手卷成卷儿弄出门外，也没有被迫在门外做着齐步走的动作。为了避免寒冷的空气进到屋子里，它急急忙忙地穿过了大门。过了不多久，也就是那个傍晚更晚些的时候，这种感受便体现在卡利亚津那突然闯入的声音中了。他的手杖和厚重的胶鞋套发出低沉的声音，在他十年的婚姻生活中，这声音还从未被中断过。

为了帮助睡眠，萨拉日倔强地描绘着一些常见于夏天的晚上的场景，他还联想到经常与这些场景一起出现在眼前的那些东西。他知道，如果这样的景象能够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而且他还能控制得住它们，那么，他的眼睛就会被牢牢地抓住，而那时，他就会从头到脚迅速地打起鼾来。然而，他躺在那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七月的夜景依然在他眼前不断浮现，睡意仍旧拒绝光顾他。事情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此时正是一九一四年的夏天，这是一个能使一切都变得蹑手蹑脚的夏天。这显然打乱了萨拉日所有的盘算。在这个夏天，空洞的凝视已经不可能帮萨拉日达成心愿了，这种凝视透过混浊的眼睛吸走

了所有具有催眠作用的简单思绪。现在的情况是，萨拉日真的开始思考了。他的回忆从一段跳到另一段。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似乎也应当离开奥斯列的这间房间并让精神好好地恍惚一会儿才对。

娜塔莎收到委托的地方正是奥斯列。那份清单因为带着匆匆记下的简短笔记和不时涂改的痕迹而变得有些难以辨认。一九一三年的春天，她走遍了整个莫斯科。然后，她在萨拉日家附近停了下来。现在，从建筑木料的味道中，从周围的嗡嗡声中，从乡村道路的路况中，萨拉日仍能想见娜塔莎当时不停奔波的情景。萨拉日能想见她一整天都不在卡索沃卡的房间里，也能想起当时她试图为之效劳的每一个人。在真正友好的关系中，工厂的雇员像家人一样一起生活。丈夫的使命被委托给妻子，而娜塔莎在一九一三年的旅行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废话有可能变成现实，但这只能出于一个原因，那就是：某个人把存在于废话和现实之间的那根抽象链条联系了起来。这根抽象的链条会毫无意外地产生在人群拥挤的地方。所谓挤满了人的情况其实包含着这样的场景：在一个极小的小岛上，本来隔着三千公里的人们，不得不穿过整个非文明的地带，然后和各种不同文化程度的人聚集在一起。然而，这段抽象的链条最终却因为旅行中产生的花费而被迫终结了。为了能从海洋事业中获利，娜塔莎甚至从管理经营活动中获取了力量，这种力量使她能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协调、澄清那些微小的又具有相似性的误解。这也是娜塔莎为什么要经常去伊琳卡的原因。但是，她自己却用一种具有歧义的方式来解释这样的拜访。她把与之有关的电话用代表强调同时又非常滑稽的“引号”封装起来。一方面，它们可以被人们理解，另一方面，这些引号又包含着“极其重要”之类的意义。在她闲暇的时候，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娜塔莎会拜访居住在莫斯科的她自己的和她丈夫的朋友。

她和他们一起去戏院，和他们一起去音乐会。娜塔莎常以商务

形象出现在那些娱乐场所里，这情形就同她去伊琳卡的办公楼时一样。当然，这样的形象是不允许有引号的。“过去”经常束缚住那些和她一起去莫斯科艺术剧院和科尔施剧院的人。在经历过新时代的筛选后，每一个经历过旧时代的人都可以从那些充满热情的解读上感受到所谓的“过去”。“过去”仍旧是他们之间的那些关系的唯一证据。他们又相遇了，虽然他们曾经彼此远离，但是现在，他们却被重新焊接起来了。现在，他们正积极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在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医生，有些人是工程师，有些人是律师，而另外一些人，即那些没能及时更新被临时中断的研究的人，则继续在《俄罗斯世界》的办公室里工作。他们都有家庭。除了那些从事文学的人外，他们还都有孩子。当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样，但至少，他们在生活着，不是在熙熙攘攘的地方，就是在不同的街道中。为了拜访他们中的一个人，娜塔莎要步行穿过从克索沃卡亚到沃索维真卡的电车车站，而要是再拜访另外一个人，她又要沿着卡泽那亚和卡莫尔斯基再向前走。她要沿着一个个越发强劲有力的弯曲着的街道，走过一个又一个碎布市场。

应该这样说，在娜塔莎的旅行中，她很少听到有关“过去”的讨论，除了在乔瑞伍斯基大街的时候。在那儿举行的音乐会上，契诃夫的作品会被朗诵，而歌手们也会陆续登场。娜塔莎不得不在参加义演音乐会之前就打电话给她的朋友们。在好朋友的梳妆盒中，娜塔莎找到了少女时代独有的那种红色的领带。在这样的场合中，娜塔莎的记忆开始放纵起来。她的朋友们已经完成了穿衣打扮。他们转过身去背对着镜子，复活的镜像在镜子里浮现出来。包括她朋友的丈夫在内，镜子里总共有三个人。当时正值春天，绿色的空气像玻璃一样冷峻，而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投进了这傍晚独特的氛围里。谁也没有提到“过去”，在内心深处，他们相信革命还会再来的。出于尚且能被我们的时代允许的这种自我欺骗，他们想像着革命重新开始的

情景。在他们看来，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就如同一个一度暂停，然后又重新上演且角色固定的戏剧。也就是说，到那时，他们中所有的人都将重操旧业。这种幻觉非常自然地深植于他们共有的天性之中，也存在于他们的假想之中。他们都抱定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考验这些幸存者的信仰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了能巩固这种信仰的完整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普通俄罗斯人对生活的看法造就了他们对革命的怪异想法，而唯一能令他们感到迷惑的，则是那些能专业而又灵巧地处理此项事业的人究竟何时才能出现，他们可能是精神饱满的临时志愿者，也可能是决定献身于此的专职人员。

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娜塔莎坚信，她年轻时所拥有的那种承载着精湛技艺的特质只是被暂时延误了而已，这种特质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从她身上溜走。这种信仰也能解释娜塔莎性格中的所有缺陷，包括她那过度的自我肯定。只有在她完全无视自己的缺点的时候，这种性格特征才会被弱化一下，而此时，娜塔莎性格中那种毫无目的的正义感和善解人意也能被解释清楚。这些特点从精神上启发着她，照亮着她，就像一束用不完的光。同时，这种性格也使她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能表现出一种不与任何人相同的反应。

娜塔莎从亲戚那儿听说，萨拉日身上发生了点什么事。她想到了所有的可能，从萨拉日的旧情人奥尔加开始，到奥尔加开开心心地嫁给一个工程师结束。她并没有问弟弟任何问题，但她却像极了一个能鼓舞人、影响人的智者。娜塔莎把她这种处理问题的能力归功于她所属的那个阶层所特有的一种优良品质。她没有询问萨拉日，她觉得萨拉日应该主动把自己的事情告诉她，而她此刻也应该化身为敏感而细腻的关怀者，从而让萨拉日心甘情愿地向她敞开心扉。娜塔莎正等待萨拉日自己打破沉默，她声称她有权突然听到他向她

承认点什么。她用一种非常专业的、不耐烦的态度等待着。在她兄弟这件事上，娜塔莎既考虑到了自由恋爱的因素和因循守旧的婚姻契约，也想到了激动人心的心灵碰撞和自我感觉良好的强大权力。天啊，这几乎就是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①作品的全部，娜塔莎必将因此而遭到嘲笑，在那些嘲笑者中，当然也包括萨拉日。同时，有约束感的陈腐之气比不加约束的、机智活泼的愚蠢行为更加强烈地影响到了萨拉日。而且，他一旦失控，他的姐姐就会用她自己的方式解释他所有的拐弯抹角。从萨拉日极不情愿遗漏的那些内容中，娜塔莎可以推想到一点，那就是，那些关于情侣的一切猜想其实都错了。但是，她的胜利感却变得更加强烈了，因为，从现在开始，上面那些最具吸引力的记录只能增加一些戏剧性因素，而这种戏剧性因素对于娜塔莎来说又非常必要。对于她来说，被比她晚出生五年又几个月的兄弟疏远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她明白无误地注意到，萨拉日没有流露出天生愚蠢或者淘气的倾向。戏剧性，这个娜塔莎和她的朋友频繁使用的词，竟是唯一一个没能从她兄弟的词汇中听到的词。

二

萨拉日成功地通过了最后一门功课的考试。烦心事终于落到身后去了，他如释重负。萨拉日开始在大街上闲逛，他兴奋地凝视着四周。一个年轻的依兹沃特克人正坐在驾驶员位置的另一边，他满不在乎地等待着来自宽敞的广场的召唤。抬高的长筒靴子分开了他的长袍，他瞥了一眼马下一到二英尺的地方，他已经完全屈服在那明亮的五月的空气中了。一匹长着灰色斑点的母马和他一样无精打采，它令人生厌地站在柱子那儿，和依兹沃特克人一样呈现出松弛而舒

^① 安德烈耶夫(1871—1919)，俄国小说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